

## 老杨如水

杨锦麟,凤凰卫视评论员。主持《有报天天读》《世界看中国》节目。毕业于福建厦门大学历史系,赴港后一直从事新闻媒体工作,是香港多份报章的专栏作家、亚洲周刊特约作者。杨锦麟认为,《有报天天读》受欢迎,观众喜欢的一个原因是“真”。不掩饰,不造作,不矫情,有时候不免会说错话,读错字,或者读音不够字正腔圆。

初见老杨,是在屏幕上。好像是“时事开讲”之类的嘉宾,坐在那里,夸夸而谈。谈不上太深的印象,只是直感此人颇有些张扬,而对于张扬之人,我往往“不敬且远之”。

再见老杨,是在台里的过道上。坐在嘉宾席还不显,站起来走路可就露了馅儿:身材不算高挑,相貌难说英俊。尽管身着中式对襟衫,却因了肚儿微有发福而不见我心仪的那种仙风道骨。于是,我只客气地招呼一声“杨先生”,想寒暄两句都找不出词来。

那么,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杨先生”质变成了“老杨”,而那“破冰之旅”又是经由我们两人谁的努力而达成的,我竟然一点儿也想不到。只是:随风顺入夜,润物细无声。一江春水向东流。哈,有点无厘头吧!其实前一句诗是我经常假模假样强调的“主持的境界”,后一句则是老杨认认真真每天挂在嘴边的吟咏,听得人永远一头雾水,弄不清他是风雅还是风骚。

不过这两句诗里面都有“水”。我是个喜水的人,看事情经常以“水”为参照系,于是我的朋友里既有“君子



名人外传

张林等 编著

中信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是由凤凰卫视的编导、记者们集体创作的关于凤凰人物的幽默故事集。故事的主角有凤凰的管理层,有凤凰的名主播、名记者,还有与凤凰打交道的内地演艺界、文化界名人。他们的个性特征、工作状态以及遭遇到的各种“正史”里不便表达的有趣故事,被用一种调侃的语言呈现出来。

之交”,也有“酒肉狐朋”。那老杨呢?他可不是某一种水可以涵盖的,他把我喝过的水几乎都占全了。

有时候,老杨是一杯清茶。在香港,时不时我们在主持人休息室碰到,老杨总能随意地说出我刚做的专题、采访的人物,让我觉得他简直就是我的粉丝,一期不落地追捧我的节目。随后而来的往往是看了节目的感受,虽然只一两句,但真的是“一针见血,一字千金”啊,

这时候粉丝又变脸为前辈和师傅,让你不得不服。所以,我喜欢在休息室碰到老杨,听他几句话,如品清茶,有时微苦,却满口余香。

有时候,老杨是一听可乐。你看他眨着那双狡黠的眼睛,摇头晃脑,一不留神,不知又冒出什么泡泡儿来。人多的时候,老杨尤其撒欢儿,一如五岁顽童,颇有些“人来疯”。我们主持人集体拍照,他永远是pose摆得最夸张的那个——不是孙猴子一样骑蹲在镶嵌嵌银的古典椅上,就是贵妃醉酒般横卧在色泽明艳的沙发表里。正当我们欣赏他的美色时,老先生忽然气运丹田,双手一张:“来吧!”来干什么呀?众人喷饭,太可笑了!

有时候,老杨又是一杯牛奶。恐怕没有机会接触他的人还真的想象不出,那个电视上嬉笑怒骂的老头儿,竟然还有如此细腻和温情的一面。我生宝宝之前,他特意叮嘱:一要吃好,二要睡好。至于吃好,他开出一张糅合了“中医、婆婆、月嫂以及营养师”之智慧的滋补食谱,不仅教给我,还告诉了我妈妈,感动得妈妈从老杨的“粉丝”生生变为了“铁丝”。后来老杨还向我传授“相夫教子”之道,只不过“相夫”部分我“润物细无声”了,所以老公只觉身在福中却不知福从何来。

当然,除上述饮品之外,老杨还是烈酒,还是咖啡,还是老汤,还是鸡尾酒……他不仅是生活中的水,还是大自然的水,时而涓涓细流,时而波涛汹涌。有道是:万物有了水,才有了生机。难怪老杨如此“活色生香”!这里祝愿老杨:永远一江春水向东流! (许戈辉)

## 加入护卫突击队

我叫罗胡斯·米施,今年88岁,住在柏林卢多区的一间小屋子里,这是柏林的一个普通住宅区。我太太格尔夫达因长期患病,6年前已经去世,女儿也不愿意再来看我。有时,在我生日的时候,她会打来电话表示一下祝贺,但也仅此而已。今天,我愿意出来作证,描述我的生活,挖掘我的全部记忆,讲述一个23岁的年轻人是如何在希特勒身边度过5年时光的——从1940年5月到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的那天。这个年轻人就是我。

在那几年里,我是希特勒的贴身保镖之一。我们昼夜轮流保卫他。警卫小组有20几个人,人称阿道夫·希特勒护卫队。5年间,我一直负责他的安全,转交电报、信件和报刊。我还在总理府以及最后在希特勒的地堡里当电话接线员,我们中的老兵称他为“领袖”。

我从未参加过希特勒和其他纳粹政权高官之间的会谈。我的角色是随时能够听从他们的吩咐,但始终待在暗处。我是处在最核心的位置经历那场战争的,虽然时刻站在那里,处于权力的核心,但却不属于其中的一员。也正是在那里,在希特勒的阿尔卑斯山别墅——伯格霍夫,在柏林以及希特勒几乎遍布德国和欧洲的各个司令部,我在幕后听到了他们有关内幕情况的交谈,和同志们对正在发生的事件的评判。

在跟随希特勒的那段日子以及第三帝国毁灭后的岁月里,我从未做过笔录,文字材料一无所有。战争刚结束时,我曾写过一段短文,我想用这段文字证明我在苏联被



纪实文学 [德]罗胡斯·米施 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作者罗胡斯·米施曾是希特勒的贴身保镖,1940年到1945年间,从柏林的总理府到希特勒的私人住宅,从“鹰巢”、“狼穴”到纳粹总部,他在5年当中日夜守在希特勒身边,直到第三帝国的灭亡。他目睹了纳粹大小头目的许多活动,见证了历史时刻,也了解希特勒的不少秘密,其中包括这个大独裁者与情妇爱娃的私生活……本书由法国《世界报》记者尼古拉·布尔西耶文字整理。

监禁期间的艰苦生活。

希特勒的副官奥托·根舍在2004年10月去世后,现在,我成了希特勒小圈子中唯一在世的人。我并没有什么自豪感。如果想弄清我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就必须重新回到过去,追溯到1940年。1940年5月的一天,一位上司在他的房间里,第一次单独将我推荐给希特勒。

总理府位于柏林市中心,威廉大街77号,这里是政府部门和使馆的中心区。国会

## 梦中恋人

公司的事务太多,又要到北京参加产品交易会。两周后的周日我回到了Z市,便驱车前往那“都市里的小村庄”。又见那木墙护体的小楼,又见到了墙面剥落爬满青藤的院墙了,又见到了纹理粗糙、色泽灰暗的院门了,亲爱的怡,你在家吗?

我敲了敲院门,许久才传来一阵脚步声,那琐碎的脚步声,分明是林怡的脚步,但节奏凌乱。门一开,我惊呆了,出现在眼前的不是鲜活的那张面容,而是另一张憔悴的脸,只要凭那幽迷的眼神我就知道这位人物的真实身份了。

啊,久违了,我幼小时梦中恋人啊,久违了。也许我太专注于她的眼神,也许我沉迷于痴痴的冥想之中,竟然伫立在她面前,像大理石一般,纹丝不动,久久没有开口。

“喂,你找谁?”对方有些不解了,但脸色似很和善,那嗓音还保持着那份甜美。

“噢……我是来找林怡的。”我终于复苏了,从痴迷中清醒,又回复到现实中来,“我是x×公司的经理,我找她有点事儿。”

“找怡?”这位久违了的林彩萍略一阵迟疑,“她在学校,没有回来呀,请问你怎么认识她的?”

“噢……”林彩萍忙让开身子叫我进来,“原来是方总呀,快进来,快进来,没想到是你呀,谢谢你平日对我女儿这么关心照顾。”我迟疑了一下,半天才迈开步子跨入院门。

随女主人拾级而上,只听到楼板声咚咚作响,林彩萍的身躯有些摇动,似乎有些陌



都市小说

刘志庆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Z市某电子公司经理方小华结识了利用暑假来公司打工的女大学生林怡,两人坠入爱河,后造访其家,方知林怡是他曾经暗恋过的女知青林彩萍的女儿。方小华瞒着这对母女,周旋于她们之间,他从母女两人身上寻求不同的情爱刺激。但,纸是包不住火的……

生,细睹觉得又是那样的熟悉,这是小时候千百次从背后窥视的背影,岁月的流逝,脑海里渐渐模糊,如今再次呈现在眼前,一切又变得清晰、明朗起来,唯一遗憾的是这身影带上了丝丝苍老的味道。

“快坐、快坐。”一迈进二楼的门槛,林彩萍忙搬出凳子,然后怀着歉意对我说,“家里条件差,让你见笑了。”我只是笑了笑,并没有做声,而是侧转身看着墙上那张黑白照片,又转过身看了看眼前的女主人,发出

了会心的微笑。

“方总,你找怡,大概有些什么事吧?她在公司里给你添了很多麻烦,真不好意思呀。”

“不、不,没有,我是……”我一时找不到什么理由,脸上显出一副窘迫之色,这细小的变化似乎没有逃脱那拥有幽迷眼神的女主人的双眼,“我是想,如果她有空,双休日也可以在我那边打打工。”我胡乱地找到了这样的理由。

“我今天身体不大舒服,没去我姐姐那儿打工。”她忽然想起什么,“方总,林怡是个小孩,不懂事,以后你要多管教管教她。”

“行。”我马上又局促起来,脸上显出尴尬之色,一点儿经理的风度都没有了,今天我成了地道的学生,又仿佛回到了二十年前的乡村,接受那位“大姐姐”的教导。

“方总,你的脸好熟悉呀,我总觉得在哪儿见过?”我眼眨一热,真想道出真情,但一想到自己和怡的关系,羞愧之情袭上心头,哪敢启口道明,“也许我长了一张大众化的脸吧。”

“真的,我总觉得是那样熟悉。”她仰起头,眼望着阁楼想了许久,然后双眼注视着我,当我的目光迎上去时,我发现幽迷的眼光散射起来,一个活脱脱在田埂上行走的城市女孩展现在眼前,脸上露出了当年的纯真单一的笑容……

我觉得泪水在眼中打转,我真想抓住她的手叫一声“林彩萍”,并大声地说出自己的名字、她熟知的我哥哥以及村里人的名字,但理智还是强行把我的情感压制了下去,使我站起身告辞。

## 利益链

十九日二十二时半。水……狗子去用舌头舔了舔嘴唇,嘴唇像刺藜一样扎人。他歇了一会儿,盘算着怎样才能尽快弄得一点水来。

他刚到这里时,常常觉得不可思议。偌大一座山,偌大的一个林区,居然会如此缺水。整个孔家崩,方圆十数里,就山沟里那一眼一望到底的浅水井。人畜吃水都靠它。天稍稍一旱,水就浅了,干了。挑上十担八担水都没了。等上一时半天的,才能再渗出那么几挑水。真是水贵如油,水贵如金。

狗子没想到他们竟会用水来整治他!他们断了他的水源,不让他来这儿挑水。他们在这儿盖了座水房,上了把铁锁。他们盖水房,没别的,就是为的堵他!

水房门口把着一个老头儿,见他来了,门就给锁上了。他走上去,千说万说老头儿就是不给开。七十来岁的一个老头儿,耳聋眼花,满嘴不见一个牙,可偏就认准了他,怎么说也是白说。

“你找头儿去吧,头儿说让开,我就给你开。头儿说不让开,打死我也不能开。咱俩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可不是有意开罪你。你听我说,我挣的就是这份钱,让你挑了水,这份钱我可就挣不上了。”他不清楚老头儿说的头儿到底是谁。村长么,村长就像一只老兔子,他没这个胆。支书么,支书是个病秧子,他连家里的事也管不了,还能管到这儿来?

那么就只能是四兄弟了。四兄弟真敢这么干,四兄弟的权威有这么大?他当初就怀疑现在还是怀疑。他不相信这一村的老百姓真会这



名家新作

张平 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一位有残疾的退役军人狗子,被安排当了护林员,这是一个肥差。却招来了灾难——有人断他的水,断他的电——这些事情原来是在附近村里居住的“孔家四兄弟”干的。狗子忍无可忍,以鲜血流淌的身子,爬行到村中,用仇恨的子弹将“四兄弟”一个一个杀死……根据《凶犯》改编的电影《天狗》获得2006年度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

么能听他们的,真会让们这样摆弄。

他咬咬牙,买回了一箱子饮料。幸好紧接着又下了一场雨。他用盆子、罐子、锅,连碗也用了。雨虽然不大,但总算存了少半缸水。水有了,可老婆却不干了。泼死泼活地跟他闹。“你娘的敬酒不喝喝罚酒,充的是哪路圣人!”老婆没文化,骂起人来,却有板有眼。

狗子走出窑子,走进山林,全身的烦恼登时就少了许多。一眼瞅去,望不到头的一排排的树真是少见的好!那直

大厦离这里仅有100多米,正好在勃兰登堡大门后面。准确日期我已记不住了,但还记得大概是1940年二三月间。

我感到很失落。我该干什么?该如何行走?如何站立?如何敬礼?如何解释这种突如其来岗位变化?如何解释突然被调入帝国总理府工作?如今这座已是希特勒府邸的宏伟建筑物记载着德国的历史,而希特勒,就是我几年前在奥运会上见到的那个被狂热者团团围住的人。

我走出房间刚几米,就遇到了两名卫兵。他们的年纪要大些,大概有40来岁。他们告诉我如何去楼道和房间,并在兴登堡大客厅中央楼梯前向我解释说,希特勒就住在二楼,在楼梯扶手的上方。他们还事先告知我,我肯定会碰到他!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必须“毕恭毕敬”,他讲话时,我要聚精会神。

我感到了恐惧。躺在床上时,满脑子里都是希特勒,设想如何才能躲开他,尤其不要和他碰面。我只是一个乡巴佬、一个不名一文的小青年。

护卫突击队的成员在这里总共只有20来人,就这么多。我很快发现,这个小组每天的任务各不相同。有的像我一样跑腿,有的负责电话总机,有的在传达室值班或在总理府几个地方站岗,剩下的则被派去陪同希特勒外出,我只是后来才执行这项任务。所有这些岗位都是按一天三班进行调换的,即第一班从14时到22时,第二班从22时到6时,第三班从6时到14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时间表基本上得到遵守,但随着纳粹德军的胃口越来越大,时间表被完全打乱了。

哟,那高哟,那匀称哟,让人能眯得醉了。

有时候,就让他直纳闷。这少土没水的山岭上,竟能长出这样的一片优质木材。他清楚这些木材的价格。伐倒一根,从山上运到山下,直径三十公分的就足以卖到一百元!两三个人合伙干,运的运,伐的伐,只需一天工夫,就可以搞到六七十根!这村的人,一年只要闹上这么两次,就是一次也行了。就足够一家人的吃穿玩乐。

于是,这个孔家崩是排进了这一带最富的村。在整个县里曾有过好些第一。在贫困山村是第一个脱贫致富,第一个电视普及村,随后又是第一个彩电普及村,第一个住宅全部翻新村……

刚来到这里,在山林里第一次巡查时,差点没让偷偷砍伐过的情景吓呆了!有一回,他在山后曾试着数了一回。走了不到五百米,就数了一千多根木头桩子!他数不下去了,久久地怔在那里。在一刹那,他甚至想立刻就打辞职报告!他甚至担心自己被当成替罪羊!

想了很久,最终他还是留下来了。他不能走,他不能把这一山的木材留给别人,也不能把这一片木桩的责任留给别人。他写了一篇很长的现场巡查报告,把木材严重丢失的情况全都写了进去。然后一式五份,省里一份,地区一份,县里一份,乡里一份,一份给了护林站站长。

让他没想到的是,从打报告到现在,两个月过去了,竟连一个回声也没有!就只是站长来过,但对丢失木材的情况只字不提,对他那份报告也只字没提!

渐渐地,他才感到自己想得太天真,太简单了。